

第十四个儿子

曾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玉仙

封面设计：陈琦

第十四个儿子

(短篇小说集)

曾克著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5 字数：214,000

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62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800 定价：0.76元

出版说明

这是女作家曾克的短篇小说集。这十六篇小说只是曾克同志四十年小说创作的一部分。

四十年前，曾克同志作为一个随军女记者，跟随人民的军队南征北战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又曾在云南工作数年。这些珍贵难忘的经历，被作家用艺术的彩笔生动、真实地记录下来。读者不仅可以从作品中看到过去那艰苦卓绝的斗争往事，也可以看到在废墟上开创新生活的最初日子。

曾克同志说，云南是令人向往和留恋的地方，她愿意把这个集子交给云南出版。

目 录

枷锁 见证(前言)	1
黎明前后	9
织布机的响声	24
爱	35
掩护	53
新人	68
战地婚筵	82
依靠群众	98
母与子	128
第十四个儿子	146
百尺竿头	162
信	185
一同成长	210
接班人	242
前仆后继	263
考验	289
苍松翠柏	313

枷锁见证

(前言)

一九七八年的春天，这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二个春天！揭批“四人帮”的第三战役打响了。

一年多来，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，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和领导了揭批“四人帮”的政治大革命。……

我们的人民，打碎了“四人帮”的精神枷锁，思想大解放，觉悟大提高，精神振奋，喜气洋洋，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迸发出来了。……

我们的广大干部，砸碎了“四人帮”的“钢铁工厂”和“帽子工厂”，清算了他们残酷打击和迫害干部的罪行，振起了革命精神，更加朝气蓬勃，敢想敢说敢干了。……

我国科学、教育、文化战线摧毁了“四人帮”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，批判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反革命谬论，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，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。

这些，实际上就是新的战斗号令。作为意识形态前哨阵地之一的文艺战线，很快从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的枷锁中冲杀出来。

百花迎春风，被封锁、禁锢的图书开放了；舞台、银幕

日渐色彩缤纷起来；书店里长期空荡荡的文艺书架出现了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；报刊杂志由于放“百花”，促“争鸣”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情赞颂。就在这大地复苏，万象更新的春天，全国的文艺出版社、文艺研究机构，也象多年被捆绑着手脚的园丁，挣脱了“枷锁”，分外活跃。

几个文学出版社、文研机构相继提出编选、再版我的小说、散文集。接到他们的通知和接待他们的编辑同志时，我总是感愤交加，激动难抑。这并不是自己发表出版过的微少作品，有什么突出成就，而是切实感到党的文艺政策的威力和温暖。

我们开始共同搜集作品。这些作品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年代，早已和它的作者一样，遭受了残酷的浩劫，焚坑之余统统戴上“黑线毒草”的帽子，盖上“黑书、禁书”的“金印”，加上处以极刑的封条、标记：“×”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，企图永世在群众中消逝。

经过一番努力，一部分幸存的作品，带着刀砍，鞭挞，侮辱的伤痕，慢慢回到我的手中。

面对着遍体鳞伤的“残骸”，犹如一个母亲，重逢了她无辜受冤的儿子，一时啼笑皆非，思绪万千，不知该做些什么。

稍稍平静了几天，我开始细心耐心地检查和了解“儿子”的精神和肉体的内外创伤，以便记取教训，继续战斗。我首先严肃地阅读所有找到的虽不成熟却很熟悉的作品，特别考虑和思索那些被“审判者”加上的罪状，死刑的圈点、杠线、（×）和嘲讽怒骂的批语……

我从“审判者”律令所指的地方，悟出了作品被扼杀的突出“罪名”：

其一，不论小说或散文，只要正面描写阶级斗争，形象地表现阶级压迫，塑造了各个革命阶段为阶级、民族而忘我斗争的人物，他们无不杠线纵横，圈点重重，边批累累，恨恶之情跃然纸上。

这里只举短篇小说《前仆后继》为例来说明问题。这篇小说是写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，第二野战军是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的主攻部队，千里挺进大别山，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一个小故事。作品通过余老铁，余老奶奶，余虹祖孙三代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，开辟、建立、保卫大别山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艰苦斗争，所付出的血的代价。告诉我们的人民，特别是青年一代，革命所取得的胜利，无一不是千千万万烈士的生命换取的。

我倾注最强烈的爱，来塑造这篇作品的几个主人公：

余老铁，他是一九二九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，建立工农政权第一任的村苏维埃（工农政权）主席，他全家都是革命积极分子。儿子余山桂参加红军，不久北上抗日。红军离开根据地后，地主还乡团带领国民党保安队，血洗工农政权，老铁为保卫村苏维埃的大印，被白匪砍掉手臂而后杀死。他面对屠刀，瞅着自己被砍落在地的手臂，却面不改色，气不发喘，用气壮山河之声正告敌人：“日头落了明天还会出来！……印把子永世不能交给储天禄（地主）……”

余老奶奶：也是为了保卫苏维埃的印把子，和儿媳用结

婚被面做成红旗。她被白匪挖掉了双眼，还从血泊中救出嗷嗷待哺的孙女。而后，千辛万苦，千难万险，度过了大别山白色恐怖十八年。当一九四七年秋天，解放军和她重逢时，她向等候多年的亲人，交出的不仅是老伴和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下来的红旗、大印，而是两颗赤诚、坚强的红心！

余虹：这个用血泪和阶级仇恨抚养成人的革命接班人，在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斗争中，继续用鲜血为革命谱写新的诗章。

就在这篇小说上，“审判者”加满了圈点、责问（？）特别在老铁被砍去手臂，老奶奶最后又把珍藏的干手臂，连同红旗、大印交给工作队队长时，还被批上了：“生理刺激”！在小说终结的空纸上，“审判者”对作品批上了总评：“余虹一家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红军走，失去老铁，红军回来，又上了敌人的当，老铁的一家险些死绝。损失、失败，就是文章的内容和结果！”

从这些批语看，我们会认为“审判者”一定是热爱和平，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的。其实，恰恰相反，从他们对其它一些作品的态度，我们看到了他们憎恶“和平”的面目。作品中所有接触到“保卫和平”这个词儿和内容的时候，都被他们斥之为“和平主义”！试问给予他们“生理刺激”之感的无产阶级战士，又哪一个不是为“和平”，为消灭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和反革命的战争，而致伤、致残，流血牺牲的？！

更令人痛心的是，作品中凡写到在生死关头，阶级战友舍己为人，党群、军民鱼水相得的阶级品质和感情时，“审判者”无不重重地划上黑线，标上“人性论”的标签！小说

《爱》最能说明问题。

《爱》是写抗日战争中，牺牲在太行山战场上的一对夫妇，留下了两个孤儿，姐姐腿有残疾，弟弟从降生没尝过妈妈一口奶。两个孩子全由雇工出身的八路军战友，炊事员老程在炮火中抚养。后来，组织上派老程把两个孩子送往革命总后方延安，让他们在红色摇篮中成长。作品中着意写出毛主席给两个孩子写了介绍信，叫有关方面特别照顾烈士子女，革命后代。不料，就在主席关怀这段描写的后面，被“审判者”加上了特大的问号（？）

把这些“生理刺激”，“和平主义”，“人性论”，“黑杠”，“问号”连系起来一看，“审判者”的真实面目就更清楚了。这些表面看来忽左忽右相互矛盾的“判词”，其实质只有一个：“审判者”既恨对侵略者和反动阶级施以暴力，又憎恨和平；既恨革命阶级深情，又恨同志之爱；连毛主席对革命后代的关怀都切齿不漏！这和林彪“四人帮”在政治上提出的“反党乱军”、“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”，“民主派就是走资派”的反革命纲领，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施行残酷迫害，对革命传统无情摧残，完全是一脉相连的！

其二，作品不论写民主革命阶段的根据地或社会主义时期建设，凡是一接触发展生产，改善人民生活，计划管理，公私兼顾，按不同革命阶段的经济法则办事，无不给戴上一大堆帽子。小说《百尺竿头》最为突出。这个作品是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年代，纺织厂领导，关心女工生活，筹办托儿所，解决女工切身困难，解放广大生产力，发展生产

的故事。厂长陈浩，其爱人于桂仙（厂工会女工委员，托儿所副所长），托儿所所长杨志华，特聘的保育专家，备受旧社会阶级苦难的老女工刘琼珍等人，由于出身，工作岗位，认识和要求的不同，对于办什么样的托儿所，发生了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。陈浩不顾新婚爱人于桂仙的不理解，不顾杨志华、刘琼珍乃至女工群众的一时误解，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，向她们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说：“……国营工厂就是给国家做大买卖，建设社会主义的钱，就是不能乱花一文，计划经济的关键就在这里，我们任何部门不能准确地做到定额、定员，提高生产质量，降低成本，就不只是孩子问题，而工厂就得关门！……”又说：“……等咱们的生产搞好了，利润加多了，国家富裕了，就你们现在的计划还嫌太小呢！……给国家增加生产，也就是给自己儿女创造幸福！这不是两件事，而是一件事！……”

经过学习、辩论和思想斗争，干部、群众的政治、政策觉悟提高了，大家摆正了国家生产和个人福利，计划经济和节约的关系，托儿所的计划很快落实在稳固的基础上。可是，“审判者”的三顶大帽子：“资本主义经营方式”，“资产阶级当权”，“公私溶化论”，也就正戴在这上面。

其三，“审判者”严禁作品把人物（特别是青年）放在两种思想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、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）斗争中塑造。凡是形象地刻划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思想的矛盾、斗争、变化，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教育的改造历程，都被判为展览落后面，给社会主义和英雄人物脸上抹黑。小说《考验》被鞭打得体无完肤，就因为比较放笔挖掘了工人家

属，城市女知识青年于静华，在农村锻炼过程中潜在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肮脏东西。

其四，不多的几篇接触爱情的小说和散文：《战地婚筵》《新人》等，也象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行，被批得遍体鳞伤，一些仅只用淡淡的笔墨，描写一下相爱者的音容笑貌，倾心的交谈，也被斥之为“黄”！

其五，凡属反映人民军队，人民战争的作品，不论是散文、特写、小说，统统加以杠形“×”枷锁，标以“黑、禁”之书。更有甚者，诬指参予战略跃进“挺进大别山”，是跟随刘、邓^①的行动，乃一特大罪行，著文讨伐！

.....

上面所揭示的见证，就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施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所用的狼牙棒、枷锁。它不仅摧残了作家和作品，而且搅乱了人民的精神世界。肃清林彪、“四人帮”“精神枷锁”的流毒，要比打碎“枷锁”更艰巨，也只有在流毒真正从思想上、理论上、创作实践上肃清时，才可以说彻底砸碎了“精神枷锁”！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任何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动文艺论点的批判，任何按照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，实行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方针所产生的作品，都是砸碎枷锁的有力武器，解放思想的成果！

在编选集子的时候，面对“枷锁和见证”，总有一个豪迈的声音响在我的耳边：

^①把刘伯承误为刘少奇，诬蔑不管哪个刘、邓都是最大的走资派。

“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，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！”^①

于是，一种严重的责任感，促使我写下这点东西。让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所进行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！

作者

一九七八年九月于北京

^①引自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黎明前后

一

响了一夜的枪声，到天亮渐渐停止了。纸坊发电厂的工人们，怀着失眠的紧张的情绪，没有等到大门口碉堡上那代替汽笛用的洋铁筒的响声，就急躁得想跑出宿舍。他们在屋子里悄悄地互相低语着：

“呵呀，我们八路军同志，这一晚上可够辛苦啦！”

“情况不知道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听枪声就在东纸坊，彭城一定进去了。”

“真急人呵，只有三四里路，怎么还没打进来呢？”

“不晓得上夜班的听到什么动静没有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被又宽又深的沟壕，多刺的铁丝，及电网层层围封起来的两平方多里的大院子，死一般的寂静。只有那坐落在院子正中间的总机房里五〇〇〇瓩的发电机，轰隆地在震响。

工厂虽然被包围在恐怖当中，可是照例的早操又开始了。日本人，电警队，以及没有值班的中国工人，都集合在总机房前面一片广场上。当早操刚一结束，厂长泽野这个被工人叫做“穷八点”的吝啬鬼，就立刻翘了翘嘴上那一撮小胡子，做了一个手势，用着严厉的声色，把工人们赶到工厂

的各部门里去了。

从修理部的窗户，工人们发现广场上只留下日本人。这时，工长皮座荣伸着他那长脖子朝外看了一会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穷八点那家伙，不知道又在做什么！”

四十多岁的老工人刘关中，激动地接上来：

“他还有什么好事！天天因为一颗钉子，一滴汽油，一块煤炭，一根铁丝也要打人骂人。规定八个钟头一个班，硬叫咱们受十个钟头洋罪，还跟着屁股穷鸡巴叫：小小的八点的！我禽他祖宗！”

皮座荣手中的小老虎钳子，停止了转动，他发怔一般地向广场注视着。工人们也都挤上前来，瞪大了好奇的眼睛。

一排日本人，面朝东北立正的姿势站着。穷八点双手插在黄呢子大衣口袋里，站在大家前头。他们静默地、严肃地，象在等待什么。一个勤务兵从大门碉堡上走下来了。他手中抱着一个黄绸子包，直向广场跑来。当他气喘喘地举着黄包，一到穷八点的面前，穷八点就扑地跪在地上，虔诚地用双手把它接到手里。立正的人们也立刻弯下了腰。穷八点捧着从包里取出的一张东西，便咕哩咕噜地给大家念起来。他的声音有些儿颤抖。这声音好象给倾听的人们带来一个突然的惊恐。穷八点的宣读虽然已经结束了，可是人们犹如失掉了什么，好半天才垂头丧气地分散开。

总机房里一片音响。门头上气泵受抑压一般地炸裂地叫着。水泵房及各部门的机器慢吞吞地转动着。耸入云际的大烟囱，喷吐出浓密的黑烟，八月的高爽的天空，被遮得一片

雾沉沉的。

皮座荣从修理部走出来，到了总机房。他应付责任地、马马虎虎地看了看锅炉房、发电机，就爬上一架高耸的直竖的钢梯。烟雾在他周围弥漫着，一阵阵尘埃似的煤屑，从梯口上向他满身扑来。在送煤的高车上站了一会，他象刚从煤窑里钻出来一样，带着满手满脸的黑油灰，又朝电台部走去。刚一走进门，皮座荣头一眼就发现日本工人伊田，用着比平日更亲切的眼光在迎接着他。平常沉默寡言，和中国工人同样受着奴役的伊田，今天有些异样了。他嘴巴几次想张动，好象要对皮座荣讲什么。

皮座荣会意地走到伊田跟前。伊田朝四下看了看，趁着另外两个工人，正聚精会神地在拨扭着红绿灯。他就耐不住感情的激动，悄悄地对皮座荣说：

“我们投降的有。天皇诏书来了来了的。工厂日本的不是，中国的。你们的掌柜的八路来了，不怕，你们的死拉死拉的没有，统统能说话的有。我跟你的一样，兵的不是，苦力苦力的。死拉死拉的也没有。我平常说过的。我只管电气，别的不管的。你们好好干活吧。……”

皮座荣点点头，拍拍伊田的肩膀，用着安慰的口气说：

“是的，你的死拉死拉的没有。”

晚上，枪声又不断地在淦阳河的东岸响起来。工人们带着焦急的希望，在不安地工作着。这时，穷八点忽然走进了修理部，他在风车旁边看了一会，便对皮座荣说：

“皮，你们大大的辛苦的。修理部夜班，现在统统休息的有！”

于是，工人们便走回了没有灯光的宿舍。

皮座荣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。他的女人在病中无力地呻吟着。躺在她身边的新生的婴儿，由于过度的饥饿，不住地在沙声哭叫，皮座荣好象完全没有听见似的，他只是伸着他那长长的脖子，从半开着的屋门，向修理部那边望。他心头爬上一个疑虑，他看见修理部的电灯并没有熄灭，通红的炉火时时从窗户里迸射出来。在旋轮呼呼地转动和铁锤紧张的乒乓声中，他隐隐约约地听到穷八点下命令一般的咕噜的叫声。

——狗彘的！还想趁着投降来搞我们一下子吗？

皮座荣默默地思索着。他从修理部现在的情况，不能不想起发生在三个月以前的一桩痛心的事。那也是象今天晚上一样，工人们突然被停止了夜班，但穷八点和几个日本人，在修理部忙了半夜，天一亮，一架绞首机抬来了。一些工友们和大批从别的地方捆绑来的老百姓，都背负着暗八路或私通八路的罪名，充当了这新机器的试验品。

他的女人从高热中一阵清醒过来，她拍了拍哭着的孩子，侧歪着头叫着皮座荣说：

“睡吧，你还在那想什么呢？日子就是这么熬煎人呵！月子里，连口面汤都喝不上，娃娃落地七八天了，还没有吃口饱奶。配给那些草子、豆饼、长土絮的小米子，连好人也养活不住呀！咱们一天到晚闹电气，供他们峰峰矿上五六个井口出煤炭，叫咱们烧料渣，晚上连亮都不能照，老日子①

①老日子，太行群众对日本鬼子的恨称。

硬要把咱们活活逼死。……”

“你不要罗嗦吧，好日子快啦。”皮座荣说着，机警地朝外面看了看，轻轻地把门关上。

“反正老日子已经撑不住了。八路军这就要打进来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……”

她挣扎地坐了起来，探着身向窗户张望着。她的声音里透出一种希望的，轻松的微笑。

二

第二天早晨，皮座荣顾不得洗脸，就跑到刘关中房里去。他坐在炕头上，压低了嗓音急切地说：

“老刘，情况越来越紧啦！怎么峰峰那边开出来的汽车，从门口过了半夜，是不是老日子退啦？也许八路军已经进了煤矿。咱们大家还是商量一下，想法子去个人打听打听情况，跟八路军联络联络，叫他们快点打进来吧。”

“我夜里就沉不住气，想找你去，这个时候咱们不动，还等什么呢！从太原来的时候，咱们不就打定了主意，要是万一不成，就爬山到那边找八路军去。我看你出头先跟大家谈谈。咱们修理部平素跟哪一部来往都多，很多事，大家靠着你，谁也佩服你的技术，只要你出个主意，保管大家赞成。”

皮座荣谦虚地笑了笑，正想说什么，院子里有人怪声地在喊他。

刘关中一听，机敏地小声说：

“西尾——西尾！”